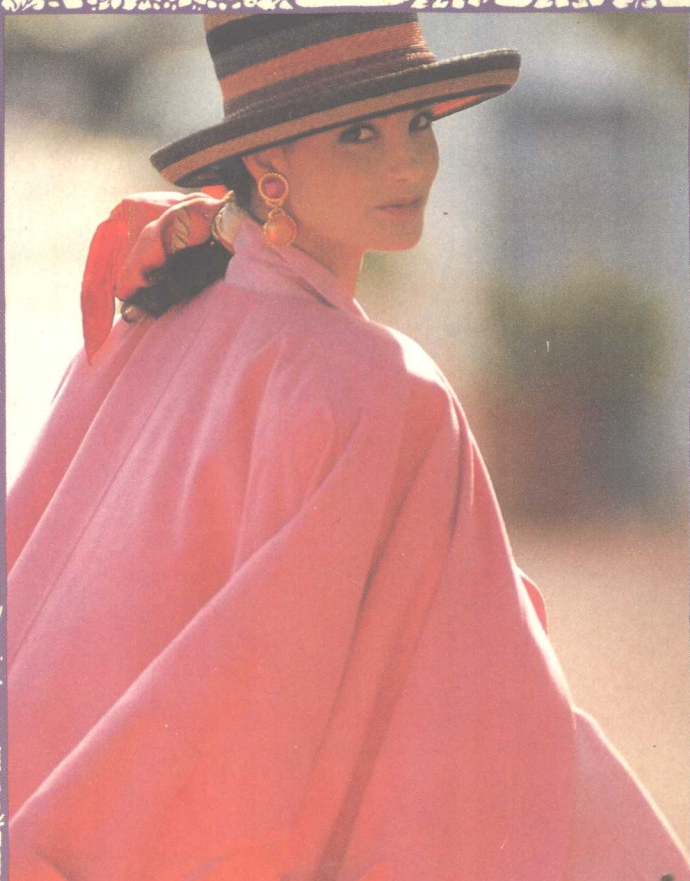




風帆上的晨星

米雪兒·羅蘭◎著

洪原◎譯

Romance



Romance

風帆上的晨星

米雪兒・羅蘭●著
洪原●譯

愛的羅曼史 6

風帆上的晨星

作者／米雪兒・羅蘭

譯者／洪原

印行／金楓出版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三五六一號

總經銷／學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／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

電話／(〇二)二一八七二二九

傳真／(〇二)二一八七〇二一

郵撥／〇五七八六九〇一五

排版／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／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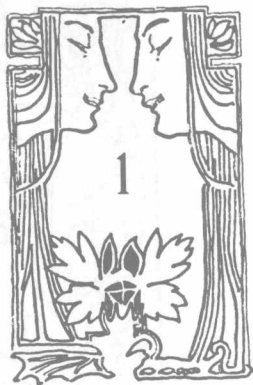
初版／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四月

定價／一三〇元

ISBN 957-8501-73-0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



康蕊·肯揚的星相圖上顯示：「由於維納斯星座漸增的影響力，近日內妳的生活裡將出現愛情。」

康蕊有研究星相的習慣，不過純粹是出於好玩，她並不真的把它當一回事，當然更不會浪費時間在等待它所預測的事情實現。所以，當她的同父異母妹妹珍納打電話來，要求她下班後直接回她公寓時，康蕊並沒有把這件事跟她的星相圖聯想在一起。

康蕊下班回家後，發現珍納的男朋友安朱·達伽利和珍納已經在那兒等著她了。康蕊所發現的唯一不尋常之事，是當她走進客廳時，安朱很快慇懃地站起身來。不過，安朱的這種毫無瑕疵的禮節對她來說也不陌生——雖然這跟他那身褪色的牛仔褲和舊襯衫

她知道本身外表給人家一種柔弱的感覺，也因此安朱會將她比喻成一隻綿羊。金褐色的頭髮、豐潤的嘴唇、柔細的肌膚帶著些許日曬的痕迹……

的學生打扮極不相襯。

安朱·達伽利正在威斯康辛大學的麥迪遜學院，攻讀他的數學博士學位。

週末的時候，安朱會沈浸在他對音樂的熱愛，跟著一個爵士樂隊在當地的夜總會裡演奏豎笛。珍納便是在一年前於某個夜總會中遇見他的，在開始時，他們還只是偶爾約約會，不過自從半年前，他們便形影不離，幾乎所有空閒的時間都黏在一起。

起初，康蕊擔心珍納和安朱約會得太頻繁了，可是漸漸地，她發現，這種擔心不但徒勞無功而且多餘，只不過她一向對她的這個妹妹操心慣了，一時還改不過來這種習慣。

事實上，她發現自己還滿喜歡安朱，基本上安朱是個很和善的男孩，而且她也把他看作是個「男孩」。雖然他的年紀比起康蕊的二十六歲只小上兩年，可是他的行為跟十八歲的珍納是差不多同樣孩子氣。前一刻他可能是個成熟的大人，可是下一刻卻跟個天真爛漫的少年沒有兩樣。

康蕊把他的不成熟歸諸於因為他還在求學，不需要面對象牙塔外的真實世界。除了這個原因外，康蕊猜測，他大概出身於優渥的環境，一直不曾為生活瑣碎的事情操過

心。從他那頭散亂的鬢髮和滿臉大絡腮，很難看清楚他的臉孔，不過無疑地安朱長得很漂亮，康蕊尤其佩服他應付珍納的母親薇拉的手腕。

儘管薇拉非常看重財富和地位，安朱卻能贏得她的歡心，甚至到了讓她熱烈支持他的程度。她一直鼓勵珍納和他交往，斷絕其他男孩的任何機會。不過，康蕊心想，或許這是她想減少和女兒之間的摩擦所採用的伎倆。自從珍納十幾歲以來，她們母女幾乎沒有一天不發生爭吵的。

康蕊對著珍納和安朱打過招呼，便坐進面對沙發的一張椅子上。

安朱握著珍納的手，兩個人一起瞪著康蕊，神態甚為嚴肅。

「你們兩個這麼嚴肅幹嘛？」康蕊不自在地問：「有什麼事要找我商量？」

珍納和安朱交換了一個眼神，然後安朱捏捏她的手，宣布道：「我們想結婚。」

他的語氣不很肯定，珍納吸一口氣，好像鼓足了勇氣似地也附和著：「是的，我們想結婚。」

康蕊默默看著他們好一會兒，思忖著她早該料到會是這麼回事的。她訕訕地說道：「你們的樣子好像要我說服你們別結婚似的。你們是不是需要有人跟你們模擬一場辯

論，還是只是告訴我你們的決定？」

安朱歉然咧著嘴一笑。珍納開口道：「到目前為止我們只告訴妳一個人，事實上，我們需要妳的幫忙。」

「我的幫忙？」康蕊遲疑了一會兒，望著他們倆。

「我想媽應該不會反對。」珍納說：「倒是安朱的家人恐怕會有意見。」

「有話慢慢說。」康蕊說：「我都還不知道你們兩個已經訂婚了呢！你們談結婚是不是太年輕了一些？珍納，妳怎麼有把握薇拉不會反對？」

「因為媽一開始就知道安朱是達伽利家族的人。」

康蕊怔怔地望著她妹妹。珍納不耐煩地說：「妳知道——就是達伽利電子企業嘛！」

康蕊驚訝的目光飛向安朱。當然她聽過達伽利電子企業，過去二十年來，這一家設在芝加哥的公司製造出許許多多電腦零件、各式計算機及一般的事務機器，早已經是衆所皆知的一家企業集團了。只不過，她從未將安朱跟那個家族聯想在一起。他穿的衣服、開的那輛老式福斯汽車——沒有一樣能引起她這種聯想。

「信不信由妳。」珍納噉著嘴說：「媽高興都來不及呢！」

「我們要妳幫忙的是關於我哥哥，基爾。」安朱很快接口說：「他是當家的人，握著家中的經濟大權，原則上他已經同意我向珍納求婚了。」

「那麼問題在哪裡？」康蕊更加摸不著頭腦了。

「當我跟基爾討論訂婚的事時，他說我跟珍納都已經大得可以自主了，不過，他認為一個結過婚的男人應該自給自足。換句話說，因為我還有一年才能拿到學位，所以我必須輟學，除非我們能說服基爾改變主意，在我們結婚後繼續給我經濟支援。」

安朱嘆口氣，躺回沙發上。「我週末在樂隊裡演奏，還賺不夠我的零用錢呢，而且以我課程安排得這麼緊湊，怕是不會有時間兼差賺錢貼補家用，雖然成績還不錯，今年秋天學校也可能會答應給獎學金，不過這些錢大概不夠拿來養活妻子兒女。」

「兒女？」康蕊茫茫然重複道，不知道他說了什麼。

「安朱，有沒有人說過你是個大嘴巴？你為什麼不到大街上去當衆宣布！」珍納狠狠瞪了他一眼，然後轉過來對康蕊說：「我本來就打算告訴妳的，不過可不是像這麼突兀的。妳也是第一個知道這件事的人，我們打算等結婚後一、二個月再告訴媽，說她就

要當祖母了。」

「妳懷孕了？」

珍納點點頭，她的臉漲紅，藍眼睛出奇地明亮。

「妳確定嗎？」康蕊柔和地問。

「我當然確定，今天醫生證實了我們的懷疑。我說我要親自來告訴妳，所以安朱才會跟我來看妳，給我精神支持。」珍納說著，深情款款地望了安朱一眼。

「那麼你們需要我怎麼幫忙呢？」康蕊微笑著問。

「基爾明天晚上要到麥迪遜來。」安朱回答：「我們需要一個地方能跟他私下談談，彼此溝通一下。」

「不能在我家。」珍納插嘴說：「因為基爾如果看到媽媽，那會更加重他的懷疑，以爲我感興趣的是達伽利家族的錢財。我們也不能在安朱的地方跟他見面，因為他室友要替一個朋友開個餞行派對。」

「所以你們希望在這兒跟他碰面。」
他們兩個一起點頭。

「你們打算什麼時候結婚？」

「越快越好——最遲一、兩個星期內。如果我們無法說服基爾支持我們，那就只好另想辦法。我會暫時離開學校，珍納可以找份工作，不過我不寄望她賺很多錢，因為她沒有受過專業訓練，也缺乏工作經驗。」

安朱毫不遲疑地就回答了問題，可是他的語氣透著幾許無奈，眼睛盯著自己的手。康蕊不得不問：「你們很確定希望結婚嗎？」

「我們當然確定。」珍納激動地說：「如果我們不確定，我們也不會到這兒來了。」

「我會不惜一切跟珍納結婚。」安朱平靜地說：「我怕的是跟我哥哥發生不愉快。」他吼道：「天！我可以想像基爾會怎麼說！」

「他這麼可怕嗎？」

「不！」珍納急著搖頭否認道：「他簡直迷死人了，在我看過他後，我忍不住奇怪，他怎麼會有這種念頭，說女人是要他的錢的。我是說，他是這麼性感，我想即使他一文不名，大部分的女人還是會爲他著迷。」

「妳才見過他幾次面，珍納，所以妳還沒見識過他在辦公室的樣子。」安朱說：「我倒不是說他可怕，康蕊，不過有時候他可是個狠角色，一旦他做成決定，任誰也改變不了他。」爲了加強語氣，安朱還一拳重重打在他另一隻手掌上。

「至於他認爲女人唯利是圖，那也是其來有自。我出生不久我們的母親就過世了，以後的十二年裡，他看著我們父親娶了三個太太。在開始時她們看起來都很不錯，到頭來卻全都變成只關心她們的荷包。等到我父親終於拿錢打發走最後一個時，他已經覺得人生了無生趣，從辦公室大樓窗口跳了下去。」安朱嘆了口氣。「當時是基爾去認屍的。」

「這種事會令人一輩子無法忘懷。」珍納搖頭道。

「是的。」安朱附和道。「外表上看來，基爾從來不曾表現出傷心難過。他好不容易唸完了大學，從接管一家破產的收音機跟電視工廠，搖身一變成爲今天這麼成功的企業集團。」

「基爾一定有過許多女人。」珍納堅持道：「以他的外表跟影響力，他一定是各色各樣女人追求的目標。」

「我從沒說過他是個和尚。」安朱回答道：「基爾當然有正常的慾望，只不過他是朝三暮四，一個換過一個。他利用女人之後就將她們拋棄，不過儘管他惡名昭彰，還是有不少女人排隊等著他的青睞。我猜他與生俱來對女人就有一種魔力，才能使她們心甘情願地投懷送抱。」

他搖搖頭，好像無法了解這種愚蠢的行徑似的。「我真不知道妳們女人看上基爾的哪一點？好像一看到他就失去所有的理智。」

「就像你說的，安朱。」珍納回答：「他有一種魔力，能激起女人忍不住要面對一種挑戰，她們會想：『如果一個這樣的男人要我，那就證明我一定是多麼有女人味。』」安朱皺著眉，假裝正經，「看樣子，等我們結婚後，我得儘量避免妳跟基爾見面了，妳表現出典型的受他蠱惑的症狀。」

「噢，甜心，我只是在談理論。」珍納撒嬌地說：「你知道我愛的是你。」

「我知道，寶貝。」安朱溫柔地說。他們兩個一時之間好像陶醉在彼此的柔情裡，甚至忘了康蕊的存在。

「你們可以在這兒跟基爾碰面。」她清清喉嚨，「什麼時候跟他碰面？」

「明天晚上七點以後。」珍納說，一面放鬆地依偎在安朱懷裡。

「我會到對面鄰居家裡打發晚上的時間。」康蕊說：「等你們談完之後，只要在她門口敲敲就行了。」

「妳不想加入我們？妳一定聽過基爾這個人，難道妳對他沒有一絲好奇？」珍納問：「而且，我想給他一點好印象——安朱跟我都同意，妳是最符合正直形象的人了。」

康蕊感覺她的臉頰發熱，卻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回答珍納。她不想讓安朱難堪，不過她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避免跟他哥哥見面。當安朱開口說話後，她才吁了一口氣。

「我想康蕊不露面是明智的，如果基爾和她見面後，他看到的可不會是她正直的美德！不行，寶貝。」他看著珍納還不死心的表情，堅持道：「我很喜歡我們可愛的康蕊，說什麼我也不願讓她引起我老哥的注意，那就跟送隻綿羊到狼口一樣！」

第二天，當康蕊放下她在律師事務所的祕書工作，驅車往回家的路上時，她有足夠的時間細細回想昨天跟珍納及安朱說過的話。再過不到兩個小時，他們即將跟基爾·達伽利面對面談他們的終身大事了。

從事務所回去的路必須經過繁忙的市區，平時馬路上就非常擁擠，今天是星期五下午，又碰上公車司機罷工，一路上更是車頭連著車尾，寸步難移。

康蕊想起安朱說她像是一隻綿羊，不覺露出微笑，她一點也不敢苟同這種看法，尤其是在她爭先恐後擠進車陣的一點小空隙時，她只差沒撞上前面車子的屁股了。

康蕊有一副舞蹈家般苗條的身材，她的臉孔除了鼻尖稍嫌翹了一點外，稱得上接近一種冷峻的完美，可是她仍舊覺得自己並不吸引人。由於薇拉的關係，她從小就學會儘可能掩蓋自己的鋒芒，以免引起繼母的嫌惡。但是這並不表示她變得懦弱或畏縮，她仍然保有她的勇氣，並不輕易屈服在別人的要求下。

她知道本身外表給人家一種柔弱的感覺，也因此安朱會將她比喻成一隻綿羊。金褐色的頭髮、豐潤的嘴唇、柔細的肌膚帶著些許日曬的痕跡，她身體柔軟的曲線——在在都散發著一種令人想觸摸的柔軟。

在安朱第一次見到她時，就曾率直地說：「妳看起來怎麼這麼纖巧細緻！妳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氣質，就好像看見一隻小貓一樣，令人想拍拍妳。」

「比你膽大的人都試過，少年人。」康蕊笑著回道：「沒有人成功過。」

康蕊知道珍納告訴過安朱她離婚的事，因此當安朱觸及它時，她並不覺得驚訝。他問：「即使是妳的前夫也一樣？」

想到她短暫而不快樂的婚姻，康蕊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，她以明白表示要結束這個話題的口氣回答：「即使是藍斯也一樣。」

康蕊遇見藍斯·吉斯特的時候才剛滿十七歲，沒過多久他們便私奔了。藍斯演起戲來倒是相當逼真，他表現得如此關心她，說多麼想照顧她，抱怨著還得等好幾年才能供養起一個妻子，這些話康蕊全都相信了。可是當他發現她母親留給她的遺產被凍結時，他的態度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。

在這之前的幾個月，她父親才過世，正渴望著有人來看她，急於逃脫繼母的鉗制，因此便輕易地上了藍斯的當。她把藍斯對性的需索誤認為愛情，把他的甜言蜜語當做溫柔體貼，將他的貪婪則看成是胸懷大志。

康蕊以為和藍斯結婚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。她告訴藍斯她所繼承的遺產一直是在他父親的控制下，而她父親死後控制權則轉到她繼母身上，只有在她結婚的時候，才有主張這筆錢的權利。就在這個時候，藍斯提議他們私奔。

不過，薇拉的貪婪比起藍斯來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，而她的權勢更遠超過他。她威脅除非藍斯宣布解除婚姻否則要提出強暴的控訴，並接受一筆現金作為和解的條件。藍斯毫不考慮地就接受了薇拉的安排，他拿了錢以後便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康蕊再也沒見過他，或聽到他的消息。

薇拉一直控制著那筆遺產，可是因為家道中落，再加上她的巧妙操縱，等康蕊滿二十一歲時，那筆錢也只剩下寥寥數千元了。不過，這已經足夠換得自由，她搬到自己的公寓，以後的五年裡很少再回繼母家，即便回去，為的也是看珍納。

要忘記藍斯給她的創傷並不是件容易的事，雖然近來很少再想到他，可是往事仍會不時以鮮明而痛苦的面目呈現在眼前，令她再次經歷那刻骨銘心的痛楚。

有時候康蕊會思索，究竟這樣一次慘痛的經驗帶給她多大的影響呢？她知道自己並沒有因此失去對生活的信心跟勇氣，可是無疑的，她可以感覺到生命蒙上一層陰影，雖然極欲撥開它，跳出和這層陰影的艱苦纏鬥，可是卻仍然無法如願以償。

她所恐懼的倒不是別人出賣她，或者別人的不可靠，她恐懼的是失去對自己的控制，被熱情的本性所出賣，因為她知道，一旦她付出愛時，就再也無法收回它了。